

23

T 3223/1432.81

建寧府志卷之四十四

崇安縣

新城記

馬森

崇爲七閩上游東越咽喉之地也地險限界楚閩
盤山疊阜懸崖深谷鳥道迂迴其最大者曰分水
關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雄次者曰觀音曰溫
林曰寮竹曰焦嶺曰岑陽曰桐木又爲關凡六封
守四塞在昔不城者以地險足恃也正德間盜起
始議城崇興築役乃草創無完固力不三四年頻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多傾圯交道通若奏壙邑民患之至嘉靖末叛卒
斬關突越戕燬虔劉崇蓋肝腦塗地矣設有城池
高深叛卒安能入矧官舍民廬塵市星布倉庫禁
固畜戎豐嚴視諸郊野不類城又非可但己者故
曰城者盛也所以盛受民物也惟政未舉者尙歎
於防民之典惠未孚者尙歎防民之心而謀先封
守以興域民之作卽非荒土亦非逸道予昔陳情
歸道於崇見邑侯四山余君乾貞之始政惠養凋
瘵去其害惜其力而民卽有陽春之頌比抵家經
年又聞余侯之勤恤亮采益蒸蒸然有洽民之心
夷考其施爲有序藝極立而法度章精神所運民
咸孚懷庶幾乎循吏之風矣夫然後達觀于隍經
始其廢謀爲斯城之役時撫臺何公寬巡臺蒙公
詔分守李公紀分巡徐公作郡貳守周君沂節推
徐君大任僉同其議而城崇焉故民皆象物而動
不戒而備莫不曰費之所以衛吾財也勞之所以
衛吾力也吾何爲而敢後咸相率而子來忘勞自
季夏庚申迄孟冬巳酉不半載而城工底績邑諸

大夫士庶感侯之德思以志盛美託門人澄爲徵
予言予曰是侯蓋先于防民之心者也茲特緣人
情遵制度爲後人圖之久遠耳乃若侯之固結於
民卽有患焉可畫地而守植表而限又何待於封
疆之險至於計工鳩材時庸揣度若春秋傳所稱
士彌牟者乃其餘事耳於是爲之記以告後人若
城之堵雉周圍凡千丈高二丈四尺爲門四東曰
朝宗西曰慶豐南曰景陽北曰拱極蓋雄乎一方
而侯之德也實與之同其無疆云是役也分督者

縣丞秦鳴治主簿王慎典史魯天祥例宜書及

重修縣學記

張端本

予少時讀文公之書思欲一過文公之邦覽山川
之清淑訪流風緒言於遺俗而不可得懷此到於
今髮種種矣泰定四年冬欽承天子命來爲崇安
宰崇於建爲望邑四海內外學文公之學者咸以
崇學爲宗到官數月繁劇日加剗剔稍暇得與邦
人士咏遊於泮明四書指歸俗愿而纍化蓋亦前
修軌範之所留也顧瞻宮牆前後華然遊道德之

圃若至闕里登杏壇之上若聆金石絲竹彷彿齋
咨久之郡士愀然進曰向廟學不修且壞至治壬
戌浦陰劉侯之治此土慨然以興滯爲已任凡木
瓦之葺殘罅漏悉撤之殿堂門廡齋廬庖湏則易
其故壇之亭跨衢之兩門則肇其新士得以藏修
息游不窘風雨獨堂之左有祠以奉鄉賢尙爲虧
簣不廓不邃不甃不夷會劉侯去弗果碑旣作而
輟人以爲歉後五年公寔來爲邦侯嘗得疇昔所
懷山川清淑流風緒言於文公邦今得償所願於

此能無情乎予爲之憮然噫有是哉斯學東南第
一祠弗葺則道弗尊道弗尊則學弗隆何以爲天
下所宗此予責也亟傾橐市材作之營之拓之平
之悉治前所未治者踰月揭虔告成郡士又懌然
請曰今公成劉侯之志完且美矣歲月不識將泯
殆於不可予嘉郡士之能相劉侯以有成敢不諾
而記諸竊惟學政一原體用相資學外無政政外
無學士大夫知爲已之學凡視天下事皆職分之
所當爲家國同一體惟莫不盡心焉耳若劉侯亦

可謂知所以爲政者矣予之爲劉侯繼非欲侈其
盛以干譽將使後人視之復繼後人也後人繼之
而不替豈特十世百世而已則斯學與斯文相爲
終始斯文與天地相爲悠久烏可不述其事爲繼
者勸遂援筆以書之劉侯諱沉祖字濟川去是爲
莆倅有聲方上績於朝云

祀二賢學宮記

朱 熹

崇安建之巖邑而故宮師趙清獻公嘗爲之宰故
侍讀胡文定公又其邑里人也兩公之德後學仰

之舊矣然數十年之間爲是邑者不知其幾何人
無能表而出之以化於邑者乾道三年今知縣事
溫陵諸葛侯始至則將葺新學校以教其人而深
以兩公之祠未立爲已病於是訪求遺像因新學
而立祠焉明年五月甲子迄工命諸生皆入于學
躬率丞掾與之釋菜于先聖先師而奠于兩公之
室三獻成禮揖諸生而進之曰學則孔子孟尙矣然
居是邦而語其風聲氣俗之近則鄉大夫鄉先生
之賢者豈可以不知其人哉惟趙公孝弟慈祥履

繩蹈矩爲政有循良之迹立朝著寒謬之風清節
至行爲世標表故諸君之所逮聞也至於胡公聞
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
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
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
愧於古人則諸君豈盡知之乎吾承乏於此過不
自料常欲與諸君相勵以聖賢之事今幸因吾民
之餘力校室以修方將日與諸君者從容俛仰乎
其間顧念古昔聖賢遠矣則與諸君自其近者而
達之是以象兩公於是堂諸君自今以來盍亦望
其容貌而起肅敬之心考其言行以激貪懦之志
然後精思熟講反之於心以求至理之所在而折
衷焉庶幾學明行尊德久業大果能達於聖賢之
事是則兩公私淑後來之本意而亦區區平昔所
望於諸君也諸君豈有意乎諸生皆拜曰諸生不
敏敢不敬早夜以思無辱先生之誨於是旣退而
諸葛侯使人以是說走山間屬熹爲之記熹惟今
之爲政者固已不遑於學校之事其或及之而不

知所以教則徒以利祿誘人而內之卑污淺陋之
域是乃賊之而於教何有今諸葛侯於茲邑旣新
其學而語之以聖賢之事又能尊事兩公俾學者
由是而達焉則可謂知所以教矣此其志豈特賢
於今之爲政者而已願相與勉無負諸葛侯之教
也

重修文定書院記

彭時

崇安爲建寧望縣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之居在焉
宋乾道中已祠先生於學而文定書院則自元至

正辛卯縣尹彭庭堅始建書院在今四隅里之興
賢坊其制右爲禮殿奉宣聖及四子侍坐像左爲
祠肖先生像居中而以先生從子籍溪致堂茅堂
五峯四君子配焉祠之後有堂前有重門翼有廊
廡名其門外曰文定書院蓋以表崇先賢且欲以
待來學也其意美矣然歲久滋弊近雖有修葺之
者而棟宇傾摧廩焉欲壓天順八年秋八月建寧
太守劉公行縣至崇安因入謁焉憮然有感乃捐
已俸率鄉貢士暨文國子生藍璣輩各助資庀材

新之而命大使王仲董其事易朽除腐飾漫漶以
鮮潔規制雖仍乎舊而煥然一新觀者爲之起敬
以是年十月始事越三月而告成成之明年夏太
守考績至京語余以其故且屬記焉竊聞崇安自
名縣以來忠臣賢士之生多矣然道學之傳惟胡
氏爲盛泝其淵源實自先生始蓋先生資稟絕異
早聞伊洛微言於游楊謝三君子而以講明踐履
於家成其子從俱爲大儒遂啓新安朱氏東萊呂
氏南軒張氏之傳而道學益盛以顯至其平生著
述皆有闢名教而發明春秋之功爲尤大蓋春秋
孔夫子之親筆聖人經世之志在焉非若他經可
以訓詁通自左氏公穀以來傳註之行無慮百家
意舛辭僻卒無定說聖人之宏綱大旨往往鬱而
不明致使王安石詆爲以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
列於學宮庸非聖經以衆說晦而安石無獨見之
明故邪先生自壯年卽知服膺是經心領神悟獨
得聖人之精微當宋南渡時執經進講深見獎重
及承詔作傳乃參考百家一折衷之以至理推闡

微辭發明與義其於扶三綱叙九法抑邪說正人心與夫尊王賤霸之意尤惓惓焉自是

春秋之大義復明矣於戲周東遷而春秋作宋南渡而傳義明先聖後賢千古一心豈斯文興故自有其時歎鄉使安石幸而生先生之後得聞其說將崇信是經之不暇而何敢詆棄之邪惟其不幸出於先生之前不能超衆說以有見是以得罪於聖人取譏於後世也然則先生之於是經誠可謂繼往聖於既絕開來學於無窮其衛道息邪之功

於是爲大矣我朝推崇先生列諸從祀誠萬世之公論而崇安乃先生鄉邑矧可無專祠以起後人之景仰也哉此太守所爲盡心於書院而不敢後也繼今學者仰而瞻其容俯而讀其書一惟其道德言論是式是循庶幾進德修業卓有成效然後無負於太守表章風勵之意太守名鉞字仗德世家安成爲贈學士忠愍公之子浙江憲使鈺之兄父子兄弟相繼以春秋第進士而太守爲政尤汲汲於重名節表風俗亦其學有所本且知所自云

重建屏山書院記

張 集

屏山劉氏自五季時有諱楚者由光州都督入閩生三子各擇居止曰齧居麻沙曰幽居五夫之屏山曰幽居后山皆據山水之勝而屏山三峯疊翠潭溪澄碧尤爲佳境三族益大以蕃惟屏山最貴且顯至九世諱韜者由科第歷仕郡牧至擢汴京留守金人圍城克盡死節褒謚曰忠顯長子少傅又捍禦西蜀卒謚忠定孫琪樞密障蔽江淮卒謚忠肅季子卽屏山先生啓朱子之道學卒謚文靖

一門之內三忠一文名播南北勲銘鼎彝澤及曾元古今罕比也及有元之初載罹兵燹悉致散處惟忠顯公八世子長卓然追念先世誅茅薙荒搜訪陳迹首於故府之基重建屏山書院復揭朱子所書舊扁於門前作燕居以祀宣聖復作祠宇以奉文靖晦菴忠肅三賢遺像左齋曰不遠復右齋曰毋不敬以所藏屏山文集傳忠錄及方是閑文集重鐫諸梓廣傳於世遂於屏山右峯之下復創新居一所棟宇高敞簷阿周密黝堊甃砌粲然畢

備扁其中曰忠文堂楣間曰文安世家堂左曰勤
室文靖公所書也右曰安分文公所書也先代所
賜御札鈔石揭之屏間門之左塾曰讀書亦文公
所書延師聚諸孫習學其中舊有家園亭館十七
景亦盡蕪沒所謂桂巖醒心泉橫秋閣萬石亭宴
坐巖之屬漸復舊貫一日予特造訪焉因與覽其
所乃謂予曰余強爲此冀彼後嗣守而勿替子盍
爲我記之予曰源深者流長德厚者流芳此理勢
之必然信而有徵也凡祖宗修德積善垂裕後昆
子孫者又當繼志述事以紹前人之休則可矣成
立之難覆墜之易豈不念哉今子長尋逐遺蹤於
數世之餘噓爝火於旣微發枯枿於已瘁使荆榛
瓦礫之場一旦翬飛鳥革突兀於眼前而屏山之
紫翠潭溪之清冷復光焉固可嘉矣然三忠之勲
業文靖之道德文章誠能仰慕企及盡其修省之
功出於流俗之表俾功名道德匹休于前又豈不
爲繼志述事之大者乎尙其勗諸子長起而謝曰
此規戒之言是可爲記遂援筆以書

武夷精舍記

韓元吉

美

武夷在閩粵直北其山勢雄深盤礴自漢以來見於祀事閩之諸山皆後出也其峯之最大者豐上而歛下巋然若巨人之戴弁緣隙磴道可登世傳避秦而仙者蛻骨在焉溪出其下絕壁高峻皆數十丈岸側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一日不能盡則臥小舟溪而上號爲九曲以左右顧視至其地或平衍景物環會必爲之停舟曳杖徙倚而不忍去山故多王孫鳥則白鷗鷓鴣聞人聲或磔磔集崖上散漫飛走而無驚懼之態水流有聲其深處可泳竹栢叢蔚草木四時敷華道士卽溪之六曲僅爲一廬以待遊者之食息往往酌酒未半已迫曛莫而不可留矣山距驛道纒一二里許逆旅遙望不憚僕夫馬足之勞幸而至於老氏之宮宿焉明日始能裹飯命舟而溪之長復倍于驛道之遠促促而來遽遽而歸前後踵相屬也予舊家閩中兩官于建安蓋亦遽歸之一爾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山在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後圃暇則游焉

與其門生弟子挾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之詞哦而歌之瀟灑嘯詠留必數日蓋山中之樂悉爲元晦之私也予每愧焉淳熙十年元晦旣辭使節於江東遂賦祠官之祿則又曰吾今營其地果盡有山中之樂矣蓋其游益數而於其溪之五折負大石屏規之以爲精舍取道士之廬猶半也誅鋤草茅僅得數畝面勢幽清竒石佳木拱揖映帶若陰相而遺我者使弟子輩具畚鍤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畫其處中以爲堂旁以爲齋高以爲亭密以爲室講書肄業琴歌酒賦莫不在是子聞之恍然如寐而醒醒而析隱隱猶記其地之美也且曰其爲我記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學行其鄉善其徒非若畸人隱士遁藏山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然秦漢以來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謂志於道亦何事哉夫子聖人也其步與趨莫不有則至於登泰山之巔而誦言於舞雩之下未常不遊胸中蓋自有地而一時弟子鼓瑟鏘然春服旣成之詠乃獨爲聖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者

豈以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識之試以教夫來學者相與酬酢於精舍之下俾或自得其視幔亭之風抑以爲何如也

置社倉記

朱熹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延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饑矣盍爲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賑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

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于縣于府時敷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嘉知府事卽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泝溪而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饑亂以歿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擒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

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旣奉教及明年夏又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歛散旣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卽不欲者弗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于以惠活鰥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請著爲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旣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內不便請放古法爲社倉以儲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於是得籍坂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焉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爲倉三亭一門墻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輿里人劉瑞也旣成而劉侯之官江西幕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輿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之子將士郎埒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

右修職郎坪亦廉平有謀請得與併力府以予言
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
倉之利病且爲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鎮茲土入
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以條約者迎白于
公公以爲便則爲出教俾歸揭之楣間以示來者
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
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
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尙
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井市惰
游輩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歿而
又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
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鐫遞相付授至
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
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
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
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
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鈎校靡密上
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

建寧府志
弗暇爾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乎
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為不足任故吾人得
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為鄉
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
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
於上而上之人亦無以小女拘之如數公之心焉
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做之者亦將
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
後之君子云

武夷昇真觀記

熊禾

武夷山閩之鎮也天下第十六名山是曰昇真元
化洞天按舊記厥初有神星降曰聖姥母子二人
始居此山又有神稱武夷君者三代以前越在要
服固荒遠難證太極氣化其始也挺生一二至人
以為一方生民祖形化而後生類益眾則其間有
才德絕異者眾皆臣服之以長其地故謂之君上
古以來如姜嫄之棄簡狄之契與夫蜀未通之先
蠶叢魚鳧杜宇開明載在傳記皆其類也又世傳

魏王子騫城潼川時有張湛劉景等及胡李魚氏
 四女子凡十二人實受地為坻後皆避秦而仙而
 武夷君幔亭之宴亦在嬴政之二年至漢武帝列
 在望秩史稱祀以乾魚始築壇壝厥後歷代封表
 增立祠觀唐天寶三年刻石後唐保大二年碑銘
 俱存宋紹聖二年觀賜額冲佑武夷君始有封號
 端平元年十三仙亦列封焉凡祈雨暘則遣使繼
 金龍玉簡于洞靡不響答其大者則謂宋三朝聖
 君賢佐皆神瑞世之應其有功生人顯著而叠出
 者未有若武夷也載在祀典此實甚宜冲佑之後
 有觀曰昇真乃管轄游君道淵知觀江君妙靜妙
 正實始開山一日狀觀之始末示予曰洞天在一
 曲天柱峯絕頂乃十三仙遺蛻之地洞室阻邃壇
 宇弗修何以虔祀事遂改觀額前建太清殿後為
 法堂堂上為樓以居仙像殿之東南為通天臺門
 廡厨寮畢具費木植瓦竹工役計緡錢幾萬有奇
 經始巳巳之夏告成巳卯之冬凡觀之事悉請于
 當路有司而後行上以祝天子萬壽下以利州縣

祈禱允爲仙聖之奧區蒼生之福地矣願屬子記其事予以名山巨觀非當世名筆誰宜爲嘗聞學自老氏其上者清淨無爲怡神養真而其次則呼吸導引亦能固其筋骸養其精氣傳浸久而術益工體元入虛鍊真陽合冲氣久之自能離形出神與道合真於是白日飛昇之說此亦魂氣升天體魄降地之理特其養之深凝之固故超於冲漠者未卽散而蛻於塵凡者亦未易朽耳或者附其說則與血肉之軀果能生白日之羽翰而徑青曼之宮闕也以是名昇真元化之義其殆庶乎噫人之生也造則爲有化則爲無無者其真有者其妄老氏之見達矣然大化之運循環無窮所謂一點靈明炯然不昧者在宇宙間幽則爲仙爲靈明則爲聖君爲聖輔視時屈伸與道消息如蘇氏所謂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者自灼然不可誣也羣仙列聖昭布森列豈無憫下土生人之心復出而瑞斯世者乎余言足徵則願誌之名山以俟來者

雙峽橋記

劉子暈

建溪自崇安發源溪之東屹然而高者曰梨嶺建之望山也山之陽衆流合趨至籍溪始大梨之東有潭源衆流合趨至交溪始大嶺之北有梅嶺衆流合趨至瞿溪始大三溪會而西爲聚洲所使轉而西南與黃石游畋等溪會至是八川共流灘瀨之鳴激泓源浦淑之涵蓄輸清瀉濁悉因勢以來畋溜巒瀑從而附益之巨派長瀾橫畫翻發乃有章山屹其左石峯聳其右如頓如伏如雙闕峙如怒猊鬪水出其間折而復西焉橋跨兩山疊石爲五墩其二附岸刮土磨瓊合若無壘上乃駢臥修榦甃以堅填列飛宇十四楹規模宏麗且依山勢故益雄先是暴漲水爲硤所束激地成兀墩石無所寄橋乃陷觀妙道人詹哲鼎新營之或云下有山骨鎖溪因涸揭浮沙數丈見石始創址自宣和丁未興役至是一周星矣旣落成與鄉里之士游焉橋介崇建二邑間往來憧憧視昔艱險如行茵席間道人請文以記之因念平生與方外士游大率皆好爲大言處以不疑彼其見是役也必抵掌

而笑曰安用拳拳於此哉我將駕龍鼉以爲梁引
飛虹而踐其背翱翔於江海濤瀾之上不亦可乎
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觀妙道人無誇誕言作
平實事營斯橋也咄嗟而財聚力隨求爲一方之
便是可記也於是乎書

崇安縣四橋記

何喬遠

太倉惺涵顧公自崇安令徙爲晉江則時時爲余
言崇安人風俗之厚也縣當孔道故有橋而皆圯
上自大安下至縣西清獻河涘不惟民之病涉四

方游宦行旅亦勞招招公念修復之省公帑靡所
出鳩諸民又念衆分而工鉅安所得就則召其父
老里正試語之以轉告其縣之人縉紳士庶莫不
樂輸又有徽賈僑居者二人人爲一橋於是橋四
焉公政暇輒往視工筍輿一肩角巾布履而已里
正皆得從公長揖手進茗民之公作如其私家公
之視工其如家政蓋自萬歷庚子歲五月興工九
月而落成旣成公名其二橋成於崇人者曰聚善
曰會祥徽之一二賈一姓程名希彥一姓洪名良輔

公名其成於程者曰高程成於洪者曰洪濟蓋崇人靡白金二千徽二賈靡白金千有餘橋之上翼然欄楣甃石而亭之往來周通暑雨避憇勝於塗道其橋端立公小行祠常修治崇人如實日見公公則語余君子爲政於是邦也有所興豎建置則其邦之人皆聚族而嘉譽之吾不暇任爲人譽而深美崇之人能成吾之意而副吾之令也其君子欣心而輕財其小人罄力而悉資父老來請余記余以屬公公其毋言余功也予惟孟子之言王道

其樹藝鷄彘皆有名數幽風乘屋穹室之政若至其家而歎其廬莫良守令民之織畚力作莫不具知古人以家爲政其心術智慮若可剖以示民故民信而樂從之勞則爭趨事則爭使知非爲已也爲我民也公之爲是橋也雖令余毋得言功而公之心則崇人皆見之也是以如此成公之意副公之令也古今人爲橋何限其最著無如吾州之洛陽其記亦最傳於後然當時蔡忠惠公不自言功而言吾州之民之所以成之者而至今莫不知有

及寧所志
蔡忠惠公則公雖不言功崇之後世當莫不知有
公也公名士琦萬歷戊戌進士今擢禮部郎

裴村公館記

何喬遠

崇安一縣爲驛者三在縣中者曰長平北而上曰
大安南而下曰興田自長平以至大安由興田而
又南下至建陽皆以五十里獨興田之至長平以
七十里是爲官里步計之實百里也溪險而駛不
可以舟往來之客或用官舟矣則率乘春夏下瀨
行而溯上流者鮮也送車之卒遵陸而趨百里之

遙不能日一往返而陸出武夷山下客或游山不
能無留連卒之直於募者有數而客過無常至其
留連又有不可以二日計者卒前後送車不相應
縣欲多其募直則爲費不貲而亦無所出金壇虞
公來縣察而歎曰民勞且病吾何可不爲計行求
古路出於裴村村中有民可以置卒於是修涂道
造橋梁請客皆由裴村行先是以陸遙飯客中道
自南上者飯中奢自北下者飯石鼓公置館垣二
於裴村悉飯其處置村民爲官卒食於公興田之

卒至裴村而替換民朝送車暮可歸家道雖不出
武夷山下客有往游者裴村之民皆其近地亦不
患久淹至所以食裴村之卒率節約其縣中官舟
官舖之費而無用者或減或罷多置官馬以代卒
勞借攝以巡司之間空者不更請置驛宰靡朝家
俸其益寡哀多截長補短貼然稱當上不加費於
公而下不加賦於民民以爲大便於是使其門人
蘓琰問記於予曰非敢謂能也使後之人明於改
革之因庶幾舊貫以汔於康乃予所以答公則謂

治天下之道惟其平而已矣大學論治必曰平治
而所以平之之要則出於絜矩公慮與田之民往
來驛道動稽一日不得兼事於南畝而通力於末
作其所以爲言於當道者謂夫民以入口之家寄
於兩肩寸陰之勤貴於尺璧坐令其擲可用之時
光靡有限之僱直彼何事不可爲而直爲此任重
道遠廢日而失務其所以爲興田民計愀然其欲
悲肅乎其若歎卽公一端而所以爲縣可知卽公
爲縣而他日爲天下可知也公視長平大安之民

較之興田若在左右前後上下之間而又以其身
自爲前後左右上下以處興田之民此大學之道
而親民之旨也則公之宜書豈特足備一縣之沿
革而已而深有合於明德至善之義予安得不爲
公記之公名大復字元見別號來初丁未進士

浦城縣

造城記

錢溥

古者城有制役有時所以謹王度重民力也然非
制則犯分不時則妨農故春秋凡書城者皆致其
謹而獨詩取崧高烝民韓奕諸篇則尹吉甫作以
叙召伯城謝樊侯城齊與燕師城韓之功夫城者
禦暴保民之所大而國次而羸而縣皆設險以守
之重門擊柝以防之則患可禦而民可安焉浦城
爲福建建寧府屬縣古東越之城當閩浙之衝左

括蒼而右永豐私聚採礦而攘斂官坑之利者無寧歲誠要區也成化庚寅都御史滕公昭巡撫至閩謂浦城爲閩首邑不可無城以守請于上旣得命而巡撫都史張公瑄巡按監察御史鄭公昱相繼而至乃鎮守太監盧公勝左布政使路公璧按察使唐公彬等議總厥事唯按察副使劉公城宣之公至則量程庀材喻以義舉授以成算役因子來而不竭其力財括羨餘而不歛于衆城周圍一千八百丈崇一丈九尺而闢則倍之築以埴土甃

以堅石上立埤堦下浚池溝東控山勢之騰翥曰金鳳南接澗灣溪水之汪濊曰南浦綿亘三五里直抵西曰迎遠可數百步迤邐而西曰德星曰拱北分列五門建以樓櫓而又移置社稷山川壇于城南北增修學泮城隍廟以鎮于中規模閎麗雄冠一方雖滕公剏謀于始而營癸巳暮秋之朔成明年季冬之望乘三時之隙無百雉之嫌合時與制動遵古道則皆劉公不負所舉克振憲度而成是偉績也雅頌有作其能泯乎然必書之以紀其

實於是知縣張昞丞孔舒等具顛末寓余乞爲記
以鑿諸石夫築之登登百堵皆與此劉公之功足
衛乎民者城也兵食可去而信終不可去者亦城
乎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是德又守城之本也
劉公城是城爲浦城之利亦八閩之利也使守是
城者德以爲城民永賴之勿壞使徒恃山川之險
城郭溝池之固而德則罔聞城壞斯畏矣不然子孟
子何以曰地利不如人和也宜以是記以爲司民
牧者告

重修縣學記

蔣 易

聖人之道行乎天地天地有變而聖人之道無窮
也山川之氣鍾爲人物之秀人物不世出而山川
之氣嘗鬱也粵自汝穎盜起蕩搖海寓大藩壯縣
無不殘毀不唯官舍民居遭其毒燄雖夫子之宮
墻亦或不免焉此天地之一大變也然當兵革之
後閭閻闐闐豐草不剪瓦礫未除而廟學一新聖
師有釋奠之庭生徒有肄業之所是固鎮將邑宰
能知先務之爲急而天意厭亂民彞不泯武功將

戢文治將興亦於此乎見矣浦城爲縣在郡之東
北其山川疆域與信衢括相表裏自寇亂以來三
州皆陷於賊窺我間隙肆其侵軼青田之害爲尤
甚縣故有學在治之東南至正十有二年紅巾破
浦城而學始廢十數年間因陋就簡弗克改爲乃
二十有一年縣尹吳鏊始勸率士民殿堂齋廡以
次修理功甫畢而青田之寇至毀撤之餘惟存禮
殿越三年分省遴選元帥岳侯來鎮禦而青田之
寇又至元帥提兵擊走之乃作麗譙以嚴更戍旣

又行視學舍喟然歎曰夫子帝王之師萬世尊祀
余雖武弁然被服聖人之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用克保紹前緒以承光寵分省不以某匪材俾鎮
守此土也學校廢弛責其在余謀新之縣尹鄒某
蚤以經行舉於鄉議以克合乃伐木僦工經始於
某年某月不逾時而禮殿講堂門廡齋舍先賢之
祠文昌之宇以及校官之居毀者作之壞者修之
傾者正之隘者廣之先創之弗稱者遷構之巍然
翼然宮墻奐然弦誦之聲聞於道路于時尹吳鏊

自檢校復來總縣事迄于落成咸有力焉教諭陳
某在職七年知其爲之難成之不易也以爲不紀
其成則後無所考乃礮石于廡具本末請記易聞
而善之則告之曰惟昔先王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灑掃應對養其蒙於小學之初格致誠正致其道
於大學之際是以五品遜而三物成百工熙而庶
事理周衰學散於戰國書焚於秦坑聖人之道不
絕如綫漢興開設學校五經皆置博士經明則道
亦明矣自時厥後或因或革雖損益不同其揆一

也我國家修帝王之業學校之政涵濡漸漬七八
十年雖干戈日尋而教養不廢矧浦城溪山之秀
扶輿清淑之氣鍾而爲賢人君子若楊文公之以
文章黼黻皇猷真文忠公之以道德師表百世其
著書立言皆足以明先聖之道去賢人之世若此
其未遠也近賢人之居若此甚也扶輿清淑之氣
鍾萃之已久則其所產必有傑特之才英偉之器
出而爲國瑞而况夫子聖仁之氣象溫粹之容儀
巍然炳然日臨乎其前諸生來游來歌其親炙其

建寧府志
鑽仰盍亦願學孔子勉希顏孟盡其心竭其力必
要其成不中道而廢罔俾楊真專美千載是爲不
負岳侯興學之美意諸君子媲美前修亦有無窮
之聞矣於戲尙欽懋哉

重修大成殿記

謝遷

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曰道尊然
後民知敬學祭菜者祭諸先聖先師而先聖先師
者實道之所出也不知所以敬道而欲民知所以
敬學亦難矣古昔聖人之道至孔子而集大成故

歷代尊之不替我國家右文興治惟孔子之道是
崇郡縣皆有學以教民間之俊秀學必立孔子廟
肖其像以爲釋奠所故學者知有所尊非孔子之
道不講百餘年來道德同風俗一良有以也浦城
建寧大邑廟學規制視他邑加宏敞歷歲旣久不
能無傾圮之患成化己亥進士劉君珩來知縣事
首以大成殿白諸郡貳請於上司謀撤而新之未
幾劉以家艱去任時進士李君時新以府推承御
史檄來視縣事至則毅然以終其功爲己任材求

其良基仍其故不疾不徐民趨而赴始事於庚子
之冬十月越明年辛丑秋八月而落成李君乃走
書京師請紀其事於石嗟夫孔子之道固不以廟
之興廢爲隆替然學道者之所以興起其尊師敬
學之誠則於是乎實有繫焉有司者不究心於是
而曰吾能興教導民者吾未之信也浦城之學者
其自是益有所興起乎且余聞之君子學道則愛
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今學校之教雖特聚諸俊秀
者居之至其風化感被之廣則又不但俊秀而已
愛人易使之效其將兼收之乎嗣是而吏者尙益
善其後哉

重建朱文公祠記

滕祐

浦城徽國文公祠以天順戊寅歲因僧寺之舊改
爲之至于今幾四十年然遡寺之始建又不知其
幾十年矣仍舊則苟成物久則易弊故棟宇日就
傾圯而棲神之位置于左廡瓦礫間前之好事者
又以西山文忠公爲邑之賢合位於文公而竝祀
之文忠後朱子而生蓋私淑其道而興起焉者亦

猶孟軻之於孔子也。以之竝位過矣。是祠與位兩宜。易之宏治壬子夏六月。建寧同知周侯時中以政蒞茲邑。見而嘆曰。是豈所以祇儒先繫仰思哉。庸圖新之歸而謀諸太守劉公璵。公曰。是役烏可緩也。遂以其事屬之知縣鄧應仁。經理而相成之。應仁曰。茲義舉民咸願有助也。於是鳩工之精。市材之良。卜日而就事焉。祠旣成。侯乃奉文公于中堂。而以劉雲莊。蔡九峯。黃勉齋。及文忠公分位而享。仍扁其門曰紫陽書院。蓋不惟規模宏壯。視昔有加而配位之正。又足以合人心道義之公。而無歉焉。侯心亦旣寧止。監察御史滕祐聞而諭之曰。聖賢之道散在天下。無所不有。士慕其道。想其人。則必爲之祠廟爲之肖像。瞻拜之。祭奠之。思以有歸也。矧浦城密邇。考亭聲教薰炎。同于闕里。故文忠公以晚生聞知之。賢讀其書。得其心。而文章道德遂爲一代名儒。今之地固昔之地也。今之民豈非昔之民乎。苟有君子明揭而昭示之。則幡然者衆矣。此祠之所以建也。建之而或苟于成處之而

或乖于義則不足以聳瞻視而協典禮此祠之所
以重建也自茲以往凡邑之士拜于斯祭于斯觀
廟貌之尊嚴動往轍之遐思奮而興勉而修近而
思所以效法焉得無復有私淑前修成就德業如
昔之文忠者乎則此祠之建其有裨於學教也不
少吾儒理人先學教而後政刑周侯其真知務者
哉使後之理人者皆爲侯之所爲學教之興其有
旣乎于是邑之士民相率詣祐請曰幸書以爲記
祐日記之祠中後皆爲堂各五楹東西爲廡前爲
門名三楹經始于是年秋九月成于冬十一月記
作於明年秋八月相役而終其事者署縣事建安
縣丞郭璟董役者義民程鳳翔者士葉孔瞻云

夢筆山房記

魏了翁

世傳江文通爲吳興令夢人授五色筆繇是文藻
日新今浦城故吳興也縣故有孤山里人因以夢
筆稱之鄉先生楊文莊公嘗讀書其間比歲真希
元於山之麓得數畝地藝卉木營蓋廬爲息游藏
修之所旣爲文莊識其事又以書抵了翁曰子爲

我發之了翁每恨由周而上聖賢之生鮮不百年
蓋歷年彌久則德盛仁熟故雖從心所欲罔有擇
言皆足以信今貽後詩三百聖賢憂憤之所爲者
十六七六藝之作七篇之書亦出於歷聘不遇凡
皆坦明敷暢日星垂而江河流也聖人之心如天
之運純亦不已如川之流不舍晝夜雖血氣盛衰
所不能免而才壯志堅始終不貳曷嘗以老少爲
銳情窮達爲榮瘁者哉靈均以來文詞之士興已
有虛驕恃氣之習晉魏而後則以纖文麗藻爲學

問之極致方其年盛氣強位享志得往往時以所
能譁世眩俗歲滔月邁血氣隨之則不唯形諸文
詞衰颯不振雖建功立事蓄縮顧畏亦非復盛年
之比無他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成之徒以天資
之美口耳之知才驅氣駕而爲之耳如史所書任
彥升丘靈鞠江文通諸人皆有才盡之嘆而史於
文通末年至謂夢張景陽奪錦郭景純徵筆才不
逮前夫才命於氣氣稟於志志立於學者也此豈
一夢之間他人所得而予乎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他人亦可以奪之乎爲此言者不惟昧先王夢稜之義亦未知先民志氣之學由是夢筆之事如王元琳紀少踰李巨山李太白諸人史不絕書而杜子美歐陽永叔陳履常庶幾知道者亦曰老去才盡曰詩隨年老曰才隨年盡猶深自抑損亦習焉言之不知三漢時猶未有是說也希元用力於聖賢之學今既月異歲殊志隨年長其自今所資益深所居益廣則息遊藏修於是山也其必爲吾言然矣睿聖武公年九十五作抑之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嗚呼爲學不倦如此才有盡而志可躡乎既以復於希元又以自傲云

永利倉記

朱熹

浦城縣仙陽鎮永利倉者故提舉常平公事黃侯靜之所爲也聞之故老其年黃侯以鄉人奉使本道奏立是倉其里中歲時欵散以賑貧乏且使鎮官兼董其事行之累年近村之民頗賴其利後以兵亂廢熄無餘歲或不收民輒告病於今若干餘年而吏部之調鎮官猶襲故號也中間知縣事王

君鉛視邑之仁風諸里社倉頗有成效欲取其法以復此倉之舊而議不克合今知縣事括蒼鮑君恭叔之來乃復有請而使者吳興李侯沐深然之於是鮑君得致其役營度故壞築倉若干楹不日告成畧如舊制遂移縣庾之粟若干斛以隸焉夏發以貸冬歛以藏一以淳熙某年社倉制勅從事蓋凡貸之所及者某里某都之人固皆有望於其後而無復凶年之慮矣其所未及則亦欣然相告曰是倉息滋而藏羨其肯卒遺我哉鮑君聞之以

書來告曰邑人之情如此不忍以無記也予觀黃侯當日之權足以制一道而其後爲此乃僅足以恤其鄉鄰蓋未嘗不歎其心之仁而病其不廣以今推之則未必其勢之有不能也是安得以今日社倉之法告之哉若李侯鮑君之是役則旣足以使黃侯之心愈久而又能承天子之詔以廣其惠於無窮是皆可書也已獨後之人能推所餘以徧乎其所未及則有未可必者故特爲之書其本末而并以告焉庶乎有所考而不亡也

共極堂記

真德秀

粵山之居故無堂歲單闕始作堂南鄉又對爲小堂命之曰共極焉夜氣澄澈乾文爛然緬瞻辰極若在尺只則整襟肅容而再拜曰此吾先聖所謂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者也按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三公侍旁藩臣環翊璇璣玉衡高揭衡峙文昌泰階森布輝映其垣爲紫微其象爲樞紐在人則廣朝路寢造命出政之廷萬邦之所南面而觀仰也蒼龍主東赤鳥司南於菟神

龜儼列西北其舍二十有八其度三百六十有五在人則九畿五服庶邦庶尹之位上之所賴以幹而作屏也昊穹無言示人以象在上者欲其宅心正德秉剛執要以爲四方之極在下者欲其協恭和衷并志壹慮以同尊乎五位之極昔之君子迪簡在庭則惟主闕是補受任于外則惟王室是衛出入不同同此心也不幸退而閑處則雖白駒空谷而金玉其音考槃在陸而永矢弗告斯誼也惟鄒孟氏知之故遲遲于出晝屈大夫知之故離騷

之作一篇三致意焉用舍不同同此心也僕雖甚
愚其敢忘諸嗟夫在天之極遙隔層霄在我之極
炳然方寸端其在我卽所以對乎在天故無愧吾
心斯無愧吾君無愧吾君斯無愧上帝然則共極
之義豈外求哉繼自今惟朝夕欽欽猶師保是臨
志于斯堂庸以自箴

松溪縣

重建縣廳記

松溪居建寧上游其東北界與處之龍泉慶元接
壤曩爲草寇竊發於黃坑而松溪首被其害邑治
民居悉殘于火景泰改元之明年辛未知松溪縣
事於潛張公紳謀於同寅貳令新建范公秉和判
簿南昌吳公岱曰邑親民有司也上以承流下以
宣化百里之所觀瞻視事而無其地可乎矧今聖
天子嗣登大寶政治化維新之日茲而媁媁焉安

于姑息而不加之意將以啓下人之疑而於固本之道或有戾焉于是計其費程其工各捐俸爲倡委判簿吳公專董其事材木則採于水道之通甌甃則陶于地土之近以是年十月朔經始羣公旣合庶民子來不數月而正廳而後堂與夫穿堂翼屋庫厨莫不煥然一新其規模布置高敞宏麗視舊有加焉逮壬申五月十五日訖工旣落成僉謂余宜記予惟朝廷慎擇長吏寄以專城非徒取其簿書期會之能而已蓋將欲其子育黎元害至而

爲之備患至而爲之防休養生息之盡其道耳今張侯之興是役常情觀之寇餘之民瘡痍未復遽奪其力無乃急非所當急乎殊不知侯之德化素孚於民方寇之始發村落之間倉卒驚惶計惟窟伏山林而已及不得已遭其迫脇者且皇皇然莫知所措我侯憂之旣爲懇白於統制大臣復命義士夙道遲遍歷招撫令下不逾時而逋逃悉歸按堵如故及寇再聚將襲我境時僉憲司事姑蘇沈公訥按臨定勦捕之策公受約束密令道遲抵鐵

嶺界以討給之畢置其渠魁於庭遂擒之於是妖氛蕩滌境內是平其德於民若是是宜民之信之而樂趨其事赴其功而不以為勞也予拙且老姑記其實併識其歲月云

新建儒學記

黃 潛

建為先儒朱文公之闕里松溪建屬縣士生其間身親受業於公之門與聞公言論風指於淑艾之私者踵武後先其地雖褊小而士習為最盛逮入皇朝治教休明人才尤彬彬焉縣故有學規制甚

備至正十二年大盜竊發於河南而江淮閩粵騷繹不寧山谷愚民相挺而起侵軼縣境蹂踐民居兵燹之後維夫子廟若魯靈光之巋然獨存識者知為天祐斯文之兆匪朝伊夕必有起其廢者今天子方慎擇守令惠綏黎元十四年夏六月今縣尹凌侯實來視篆之三日用故事款謁于先聖禮成而退左右顧瞻徘徊歎息曰學校之廢興長民者之責也我其敢不以為已任即命鉤考簿書徵理歷年贍學田租在豪民黠吏之手者凡得米若

于石資以召匠市材揆日庀事侯躬蒞教護屬功
而課其章程縣人攝尉事葉宏道暨教諭李璿訓
導傅子實皆悉力以相焉自禮殿論堂齋廡寢室
至于門廡庖廩咸撤而新之崇其垣牆端其街道
暨茨甍甍黝堊髹形舉稱其度始於秋七月訖於
冬十月而告畢工妥神有位配侑在列範銅爲祭
器而他所宜有者靡不具完藏修游息各適其所
佩衿來集絃誦相聞饋膳之須亦無乏絕侯旣行
釋菜之禮以落其成不遠千里俾諸生楊世奉書

走金華山中以記爲請昔杜子美題詩衡山縣學
稱陸宰以雅才新意修儒服俎豆事於干戈之餘
其詞逸出橫厲氣誼激烈數百歲之下猶爲之悚
然侯下車之初而以興學爲先務披荒殘植棟宇
甫十年浹而畢潰于成其雅才新意視陸宰孰多
乎竊觀魯人之頌僖公曰旣作泮宮淮夷攸服固
非衡山之事可同日而語也賢侯導宣上化以振
起士類將見魯人之頌復作於今雖子美未易贊
一辭矧以眇焉末學衰朽諄眊猥令載筆爲之記

何能鋪張偉績以昭示于方來也哉姑序次其廢
興之歲月云爾侯名說吳興人大父秘書少監公
夙任風憲父集賢直學士公治郡有聲家學淵源
所從來非一日矣宜其政知所本而不繆於緩急
之序如此云

新遷儒學記

張儉

吾聖人之道與天地同始至夫子而其說大備家
傳而人誦之綱常賴以弗墜佛氏自漢明時始入
中國無父無君之教又足以禍仁義而亂天下其

爲遠近邪正孰明焉崇佛氏者漢明梁武隋煬宋
徽咸不旋踵而敗滅下此則緇衣削髮遊手遊食
之徒吾聖人之道大用則大和小用則小安以至
賤無位窮無民者亦不失爲守道之君子其爲成
敗利鈍又孰明焉食佛之報者不過屋數楹田數
頃甚有非丐覓則不足以餬其口吾聖人之報達
則公卿將相輝耀後先小則一資半級亦足以代
耕而給俯仰其爲利害又孰明焉然而佛氏之宮
遍海內名山大川無弗蟠據雖極侈靡而不以爲

建寧府志
僭吾聖人之宮太學之外雖郡邑一設又率多簡陋出此則嵩陽睢陽嶽麓白鹿四書院而已其爲盛衰又孰明焉嗚呼以吾聖人之道生吾人吾人之所以崇奉聖人者曾佛氏之不如其責亦將奚歸哉松溪舊有學在邑治之東蓋創始於宋開寶八年世遠年湮屢修屢廢至是益大壞前憲副邵思抑僉憲伍汝文採輿議欲徙啗載寺以白大巡聶公文蔚可其請未及庀事而去旣而大巡施公鎮卿至僉事曾元翰姜君肅復申前請乃以命郡

守詹珪邑令陳輔相度材用之宜而予適來遂得專理其事實經始于己丑之秋訖工於庚寅之春左學右廟前溪後岡而蓮花湛盧七峯砥亭諸竒峯皆排闥迎對使人有飛動激昂之勢借地於廢取直於租民不知勞而事就緒巍然煥然蓋前此所未有也夫普載爲松梵院之最勝一旦燬于火且徙爲吾聖人宮是固天實相成之而邪正廢興之機亦可驗矣然吾人之所以求異於彼者必將慄慄然道吾道以化其人廬其居且無負吾聖人

之所教似無爲異端之藉口庶幾可以仰副作者
之意否則似燕伐燕庸何愈乎雖然建在宋稱小
鄒魯人物之盛甲於東南親師處友由文獻而可
考察其前之所甚明持其後之所甚懼則去其非
以就其是見其大以忘其細他日士而賢賢而聖
光我先烈使吾聖人之道益尊又將不有望於今
日乎予非知道者而有志焉願相與懋勉之

湛盧書院記

揭 汝

齊國朱文公講道於建寧而楊羅李之道愈尊劉
蔡之學亦顯其徒若黃若真若陳若李皆得以表
于後世天下崇尚其道尊用其書凡師友游息問
辯之地皆建書院起於文公之祠堂在縣治之右
七十步至正十六年福建行省叅知政事阮公德
柔同知建寧路時因其址而拓之中爲講堂北爲
文公祠祠之南爲展禮之庭堂之南爲泮池而梁
其上翼以兩廡又南爲大門堂之左爲燕居門之
右爲興文神祠門之左爲叅政公祠以面湛盧山
故名曰湛盧書院明年閩海僉事般若帖木兒行

部覆其事而嘉之俾請于朝二十二年得請而賜
額明年署羅文諒爲山長遂來請記余嘉其請曰
惟文公之道孔孟之道也孔孟之道二帝三王之
道也松溪之人能服行文公之道唐虞三代之人
矣今之書院昔爲祠堂不過朝夕企仰以致其慕
而已今也列爲學宮有訓迪之師焉有講誦之友
焉當求文公之微言輿論而推明之追文公之善
行懿德而懋勉之日有所進月有所益庶乎文公
之道在是而不負朝廷尊崇之實意與夫叅政作
興之初心何其幸也

通濟橋記

張湜

松溪瀕溪爲縣澗之龍泉慶元二水自東北合流
入縣境南行至故縣渡其勢滋大比竹爲桴以達
往來霖潦暴集水湍悍甚弗容支篙或有冒險以
進多致漂溺宋慶元間秀士葉元之請于縣尹林
俊卿曰古者列國有四鄰賓客之交見其門關廬
館達路川梁修除之不時猶或譏其失政矧百里
之民狎死而不可勝數乎尹嘉其言雖架木以爲

梁歲久腐撓卒莫能與水抗遂至傾頽惟我國朝
以修造梁道著于令洪武乙丑富民楊象沈仲善
願出帑藏紮石頓布木以利永久永樂丁酉秋毀
于蓄水溺態如故正統戊午予承教乏適盜起竊
坑礦上命重臣統方伯連帥之屬以行恩威焉靡
不由是涉亂興嗟有司亦遭多故認認然迎俟奔
走之不暇八年春積雨益橫溢爲害尤甚予切憫
焉乃謀諸巡官鄞聞尹輟俸資以倡興作亟勸耆
老潘祖述游紹邀僧會吉祥率其徒性海正鑑普

定輩悉力以相之旣哀衆緣市材庀工僉以此爲
有司之事非人所得專乃白于縣以聽要束縣上
于府報許之始事于是年冬十月時瓊山李公堅
爲縣諭勉有加明年以休致去又明年獲於潛張
公紳知縣事新建范公秉和復丞任併志一慮殫
其程督伙勸之勤閱四甲子而畢工舊遺石頓立
址于淵者七西南正方東北則小墜而刻其上以
殺醜水之怒橋之修五百六十尺有奇而其廣得
修三十分之一上覆以屋翼以扶欄如其修廣楹

間四十有五而爲亭者三爲祠者五以妥上相觀
音華光泗洲許真君之神因故縣渡之舊名榜曰
通濟二公合寮佐庶屬及耆老觴酒橋上以落之
實十二年夷則月十二日也咸喜車者無濟盈徒
者無深厲屬筆于余以記焉竊聞辰角見雨畢而
除道天根見水涸而成梁有民人土地之常事春
秋所不書也是役也其造端之始成于富民而毀
于熒惑歷三十有一年而有俟于予以力振舉之
爲之以時而民不勞用之有度而財不費原其廢
興所繫固非有司常事之可槩論于法所宜書予
不得而辭也或曰以屬民而掠有司之美可乎噫
蓋有所受之矣昔蔡君謨守泉州記洛陽石橋惟
叙其役要而不他及予敢竊取斯義而備載之用
記歲月以告來者亦猶書法道書其事具文見意
者也

興西業固非序同常事之可與論于我西宜書于

政和縣

重修儒學記

失名

國朝學校之設久矣學制之當為者亦既備矣游於學欲專其業成其材者亦有所依矣故自國初至于今登高科躋顯仕內相天子以出政治外撫百姓以固國本率出於學校於乎盛矣皇上即位之初首幸太學且詔欲更大學而新之其崇儒右文之意猶拳拳焉於是天下聞風而起仰承德意皆以興學育材為務於時學校煥然一新所謂上

有好事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政和縣學元季兵燹弗存洪武七年訓導余應捐貲倡建之是年大成殿及兩廡戟門成又五年明倫堂及兩齋成應巨儒學者稱爲孝友先生故其舉事循序有節如此後是訓導童邦彥建光霽亭今先賢祠是也教諭劉彥行又增置牲房厨庫之類皆所以備余應之未備也至是歷年滋久不能無弊壞者而兩廡兩齋尤甚按察僉事江右孫公振望姑蘇沈公訥按臨至而歎曰朝廷方以興學育材爲心而視學廢弊

若是非所以仰副德意於是捐貲爲首倡而知縣某等皆繼承恐後弊者葺斜者正兩廡兩齋則撤而新之由是復其舊觀而宏偉有加焉訓導塗自節以是學之成前此未有記之者必有繼於後也政和學感上之化因前之爲而繼爲之故其傳不廢則凡游是學者固足感矣而又承夫憲司諸公作興之意其亦知所以有爲哉灑掃應對進退之習前之爲也誠意正心修身之事後之爲也推其至明道以立其體前也行道以致其用後也前後

兼該斯道之全有一闕焉亦是學之弊而未葺其
何能不廢哉矧予聞邑之士作於前者有陳邵吳
余四先生卓卓以功業學行竝著當時傳後世余
仰其高風承其遺矩又可以無繼乎書曰若作室
家旣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蓋望後人以成終也予
記是學以是爲言者亦書之意有望於政和諸生
云

重修學宮記

滕祐

政和去府城不二百里邑政之臧否生民之休戚
朝發而夕有聞也往者不暇論矣頃有役于郡者
語人曰吾邑徭役均民樂趨矣詢其所由來曰令
致是時乎秋徵輸于郡者曰吾邑征歛時民樂輸
矣詢其所由來曰令致是時乎造民書告成于郡
者曰吾邑攢造嚴丁料確積弊除矣詢其所由來
則又曰令致是會郡有經遊是邑者歸而語人曰
東和何治乎視其城則延亘堅緻暮夜有警焉探
其儲蓄則倉廩充實凶荒有備焉稽其財則裁冗
省費民無橫征焉下逮陰陽醫藥之所與夫恤孤

送死之地罔不飭焉問其孰爲之又皆曰令也問其令爲誰則曰上海張侯萱壬戌名進士也旣而郡守寮佐諸公稱之分省藩臬諸公稱之由是侯之名籍籍滿人耳未幾其邑庠周生元李生曉以其師學諭鍾君文手書自其邑來謁予疊疊道侯之賢與其政之善大畧如前所聞且謂民旣安止則又以其餘力役志于學宮葺大成殿葺明倫堂撤戟門而新之又創養賢堂于明倫堂之北于是腐者堅剝者飭而廢者興蓋己輪然奐然矣且財

出公措工出傭力而民無所擾旣落成侯或時一戾止進諸生而課試之闡幽決疑獎勵惰而責以遠者大者于是士心勃興相與感歎以爲吾邑百餘年來長吏稱善治者未嘗有此先生郡先達請記其事于後以俟有功且使後生小子有所知有所勸邑之幸也予應之曰祐烏能文哉顧嘗慨時之艱而服侯之賢且能久也欲竟無言可乎盜賊征歛之餘而饑饉水火之薦臻流移未復也瘡痍未蘇也囂訟未平也侯適令于其時始旣休息之

生聚之又從而長養之是以治具畢張百度修舉不一二年邑稱大治于是則以爲興教事此其時也乃興學校以教之學校者人材之所以興也國家治化之本也爲政而留心於學校非特有功於人才有功于天下國家也侯能行之而又不失乎先後之序焉仲尼之所謂既富而教者其真知治體哉矧東和韋齋先生過化之鄉聲名文物之懿陶冶漸染已非一日其間或以道德名或以風節著或以功業炳炳朗朗光照史冊茲侯飭治而振

起之又得賢如鍾君者以爲之師豈非天地山川之氣將大發泄於今日而假于賢人君子以相成之與異時多士彙興彬彬響用其德業聞望必有表然特出等前修而上之者侯治邑之功偉矣夫揚人之善遏人之惡秉公議于上以風勵于天下者此大臣當事者之責也以侯之賢予獲知之悉雖不敢私竊妄議然秉清議于下以告邑之後生小子以風勵乎一方亦鄙生之所得爲也故僭識其槩如此且以俟觀風者采焉學之修也肇于正

德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暮年而迄工贊成其事者
二尹薛侯佐三尹趙侯良典幕陳君熙洪司訓李
君永而耆民范謹寔董厥役云

星溪書院記

林之雍

皇朝成化十五年己亥奉勅提調福建學校僉事
奉議大夫廬陵周公時可考課至政和縣邑之致
仕教諭吳憲進縣志言宋政和八年韋齋先生由
郡庠貢京師同上舍出身授廸功郎尉是縣建書
院於星溪之南正拜山下以供職事之餘讀書觀

理而養其高大之趣于以風化縣人子弟使知向
學書院歲久荒蕪廢壞謀厥址重修建以成
之心以待夫有志學古之士而來居之分巡建寧
道僉事河南高公鍾秀既悉贊襄之勤仍令知縣
事承事郎沈倫請文以紀其事雍顧不文將辭不
敢乃惟是舉吾黨分內事烏不可盡其愚而已於
言哉先生有俊才下筆語輒驚人肆力經史期爲
有用復得從游龜山楊氏門人側聞河洛之學蓋
自折節以趨本實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辨義

利察倫理孝於親而忠於君高志大節確乎不可
尚矣故其子晦菴先生朱熹得爲道學之傳而承
先聖之統實家庭之訓有以啓之也吾友周公時
可自少有大志常以聖賢之學自期待於先生父
子之道固已信之篤而契之深矣則夫藏修之地
而爲愛惜宜乎其然也高公鑑此爲風化攸繫非
託諸文字無以昭示永遠其向善樂義之懿則所
謂協恭和衷者也沈君克體周公之志於院之北
建天光雲影閣奉祀晦菴先生而以黃勉齋劉雲
莊蔡九峯真西山爲配閣後開拓復建光風霽月
亭以臨其上且贖民屋三間並帶曠地以俟周公
撰朱氏餘派世守其祀則其中之所存亦豈俗吏
所能彷彿哉抑學校之宮漢唐以來固所不廢惟
所習者世俗之書所攻者進取之業竟不知聖賢
大學之教爲可重此白鹿石鼓星溪之廬所以又
別有作以高其爲學之志而自不混於時俗也洪
惟太祖高皇帝建學造士以五經論孟中庸學之典
是卽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以及程朱之道之在也

涵濡成就超越前古學者正宜盡心以求其至亦
不待於學宮之外有他求焉惟或思之不審是以
多有舍其所重而趨其所輕其能卓然聖賢修己
治人經國濟世之道自期許者蓋亦間見而特出
也周公之爲是則亦不能不爲此慮有望夫來學
者深矣若謂靜處於斯不奪外誘爲可徒務博洽
纂組之學以爲折桂之資則已悞矣凡我八閩之
士宜亦有聞而興起者以副周公之意

啓賢祠記

周孟中

成化十有四年予奉命督八閩學事巡視至政和
其邑致仕教諭吳憲言新安朱文公父韋齋先生
嘗尉是邑大父良材翁實在養卒於官舍時方臘
亂道梗權厝護國寺後以山水明秀因塋焉今其
墳歲久蕪穢不治殊非所以崇尚先賢扶立世教
之意凡有人道者不可忘忍忘其所本邪邑民王
恣慨然趨令出貲建祠三楹於墓下以嚴奠掃立
石墓上以昭示久遠墓石祠額俱都御史貴溪高
公題仍檄布政司下郡邑着令護國寺僧人永永

看守邑人歡傳以爲盛事而其秀者咸知奮焉於
乎佛老虛無寂滅之教實吾道之賊而爲之徒者
猶知推其本也吾儒之道其大有功於萬世聖者
曰孔子賢者曰朱子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得孔子
而益明周程張邵之學得朱子而益明是孔子有
功於羣聖而朱子有功於羣賢矧孔子之道高深
譬之宮牆數仞非賴朱子折衷羣言直捷開明宗
廟之美百官之富抑何以得其門而入以窺萬一
乎故推孔子之道必本於正考甫而推朱子之道

必本於良材翁其義一也夫人之飲水者尙思其
源蔭木者尙愛其根况千萬世有功於吾道忍忘
其所本邪然知其功而不知其所以有功視彼佛
老之推其本者所向雖有邪正之異如道何哉苟
知其所以有功求不背其教以盡吾所以爲人之
道矧文中子所謂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推斯義
也吾人之於文公追慕之情其容已乎由是推其
所尊相與圖於無窮後之來者當一心矣爰命邑
令沈倫刻諸石以爲記

重建星溪橋記

尹直

在

建之政和縣治南有星溪焉發源於銅盤山西流入建溪水勢清瀉迅駛舊有橋以濟往來蓋創於宋咸平初縣未建之先也歷歲既久橋圯而復興者屢矣皇明成化甲辰夏溪流暴漲濤波衝激址石漂蕩道路阻隔行旅咨嗟明年秋縣令柴侯洎丞簿幕協謀重葺顧費鉅役大乃請諸藩臬出官帑之羨役子來之氓勸分於閭右謀介於士大夫而各捐俸以先之邑諸秀俊列禁庭職近侍者聞而喜焉咸竭祿賜之積寓以足其費於是市木石庀工徒址以石甃梁以木構上覆以屋旁扶以欄甍桷崢嶸丹雘曄煜遐邇聳瞻往來利涉公不甚費民不少勞幾半載而工訖丁未之春縣令獻計至京報諸近貴徵予記刻之橋亭中昭示於永久惟橋之設所以達川澤之阻使憧憧者免褰裳滯軌之患而得以適千百里之遠無留行焉厥功大矣故王者之政率惟是重所謂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蓋有以也後世有司鮮識政體往

往視爲末務漫不加意者有之今政和令丞簿幕
旣克同寅協恭經理措畫而近貴諸君子又能顧
懷桑梓俯念民艱捐金委帛以成茲橋皆可謂知
爲政之先務矣豈徒私恩小惠云乎哉視鄭僑閔
民徒涉而脫輶王周覆民祖車而後治斯亦偉矣
予故嘉之爲記其顛末而敦工助義諸氏名具刻
于碑陰使後有考焉係之以詩曰造舟爲梁周詩
所紀杠榘椅杓雜出子史粵若橋名自商攸始或
冠以地或稱以水睠彼政和星橋濔濔宋咸平初
構橋溪浹歷年旣多屢興屢毀成化甲辰夏澇瀾
瀾湍激濤衝梁傾址圯行旅齎嗟咫尺千里賢哉
邑侯視民如子曰民病涉詎非予耻乃咨同官規
畫經始乃白上司僉俞共躉費輸干公民不勞只
捐我體資倡彼義士有赫中貴顧懷桑梓槩然樂
施金帛填委涓吉締造工材充庀架木爲梁疊石
爲址上有屋覆旁有欄倚金隄隱積玉虹亘起丹
艫輝煌聳瞻遐邇往來憧憧聯步曳履去危卽安
忘戚而喜伊誰之功不費不侈縣侯官卿同登茲

美惠如國僑脫輶漆清仁如王周覆車償米繫古
較今孰與斯擬嗣有仁人毋忘葺理勒詩堅珉千
載其視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